

# 浅析创作歌曲《曙光》的艺术表现力

■ 文/王岚

**摘要:**《曙光》是作曲家徐沛东新创作的具有京剧演唱特点的一首民族声乐作品。无论从歌曲演唱的行腔上,或者是作品的歌词还是旋律上,都紧扣主题,是一首极具艺术效果和高度文学修养的创作歌曲。在此基础上,探析了这三个方面在其整首作品中的艺术表现力。

**关键词:**创作歌曲;行腔;歌词内容;旋律特征

歌曲《曙光》是徐沛东老师近几年的新作品,由彭丽媛老师首唱。描写的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唯有坚持,唯有火烧过,刀砍过也能有坚定信念的勇气去迎接曙光的到来。是一首非常有力量和信念的歌曲。彰显着中华民族的勇敢、勤劳、坚忍的优良的民族性格。

在这首创作民歌中,在形式上用了很多京剧的唱腔和神韵。京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粹。京剧不仅受到国内大众的喜爱,近几年更是走出国门,并受到国外各界人士的热爱。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也是世界的瑰宝。在这首作品中从旋律和唱腔都大量的选用京剧中的经典来体现中华民族的高贵性格。在歌词上,十分贴合曲名的主题,十分震撼和鼓舞人心。在旋律的谱写上,形式很简洁,节奏有张有弛,非常的耐人回味。

## 一、行腔美

在京剧唱腔中有一种板式,是散板。是把西皮通过拆散的形式而重新发展的板式。散,板是自由的,无板无眼的唱腔结构。在《曙光》中,第一句“一年年,花开花落,冬去春来草木又蓬勃”就很典型的用到了京剧中的散板唱腔。让人一下子进入了意境,有了画面感。在京剧唱腔当中京剧唱腔的表现有抒情性的,有叙事性的也有冲突性的。在这首作品中,在三种表现功能都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出来。其中在演唱上,第一句的“冬去春来草木又蓬勃”中的“蓬勃”在谱例中没有过多的装饰音,但是在实际演唱中要用到京剧中的行腔,声音要拖长,要有京剧的韵味。这就要求咬字和吐字的到位。京剧的咬字是决定有没有韵味与风格的重要因素。京剧的咬字在整个过程中都是非常严谨的,有吐字、归韵、咬字和收音这些要求的。因此在演唱到第一句中的最后一个字的时候要将行腔的过程延长,也就是京剧中所讲的运腔甩腔。京剧的行腔特点就是字头要很清晰很有力量的发出来,也就是京剧中的“喷口”。

一般情况下,在行腔中字腹的延长时间最长,就是指在发音中归韵的过程,最后就是收音。就像“两”字,这个字的字头是“li”,字腹就是“an”

字尾收音的就是“ng”上,当然也有一些没有字头字尾的字比如没有字头的字“皑皑白雪”中的“皑”字,读作“ai”,没有字尾的字“爸爸”的“爸”字,“俩人”中的“俩”字都是没有字尾的。在这首作品中,谱例上虽然没有特别的注明和装饰音,但是运用到演唱中时就要把京剧的韵味运用的恰到好处。听到彭丽媛老师唱的这首作品的时候,感受到了民族声乐作品中的京剧元素也可以运用的这么天衣无缝。这首歌曲每一句的结尾的字都要明显的使用京剧中的行腔甩腔。

在演唱到最后一句中“走过长夜,走过坎坷”中的“夜”和“坎”字的时候要按照京剧的唱腔中讲究的“圆”来去处理,就是声音的位置要高,吐字咬字要饱满,圆润。要用气息去支持和控制。在演唱作品的最后一句的时候要呼应到主题,要结合京剧中的唱腔给人造成一种音乐的视觉效果。仿佛看到了曙光。因此“走进曙光”中的“进”字要用京剧中的高位置,顶天立地的诠释出面对即将到来的曙光时的坚定。

## 二、语言美

歌词是一首声乐作品中非常重要的载体,它直接彰显了一首作品的内容和方向,非常直观的给人传达出作品的核心思想和所要表达的情感。歌词和旋律的有机结合才能更具有艺术性。音乐中的歌词是具有高度文学性的,它不再是孤立的,而是应该必须于作品的旋律和想要表达的内容是高度统一的。首先歌唱者要通过歌词来整个感受作品的思想。才能从中体验情感从而更加把握住歌曲的感情色彩。只是孤立得考虑声音,可能会导致不能够声情并茂的传达出作品的内容。在这首声乐作品中,从标题就给人了方向感和使命感。歌词中的“一年年”、“一夜夜”、“一山顶”用到了中华民族汉语言的魅力“排比”得形式,给人一种感情递进的过程,和对历史纵观的一个画面。简练而真实。“斗转星移,世事有心说”,一句概括了多少历史的发展和真理。

歌曲中“一滴滴”、“一代代”、“一辈辈”都和第一段中的歌词相互呼应,讲述着历史更迭,不断更新的这样冬去春来草木又蓬勃的勃勃生机。

“抚摸着伤痕昂起头,吞咽下屈辱心如火,走过长夜,走过坎坷”,深刻地诉说着面对困难,面对障碍,面对挫折,面对屈辱这样一个悲怆的画面,似乎让人们面前出现了一幅幅的画面,但是最后的一句“走进曙光”把人拉近了一个充满希望,充满光明

的一个幸福画面,这样的语言处理是凝练了多少文化底蕴,浓缩了多少历史沉淀。体现出了极高的文化修养和内涵。

## 三、旋律美

这首作品的旋律,给人的感觉很厚重,很有历史感的同时,也同时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美好的信念。比如歌曲的开头引子,只以5音给人以稳定坚定的感觉,后面运用了三连音的节奏方式,强调了风格的厚重感,以一种革命力量的气势把人带入了意境之中。第一句“133, 4323”中音程都在二度和三度,像是在诉说般,轻柔的,说话般的开场。

第五乐句中“6543221”这样的音级下行的进行给人以递进的感觉像是,每脚踏得每一步都这么掷地有声。如此形式的旋律处理,极其巧妙地营造出了故事的层次感。紧接着第六乐句“3到高音1”就以一个六度,营造出了冲突感,把乐曲引入了第一次的小高潮。第七乐句中的最后“555 561”中非常微妙得体现出“世事”后面要豁然开朗般的引出“有新说”这样的艺术处理。第二段和第一段相同得用到了这样的处理。



第八乐句中“555, 444”用一种很轻描淡写的态度去引出风雨征程的辛苦与悲壮,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坚毅的民族性格。最后一句中的“35, 561”的完满结束方式带给人以坦然和大气的饱满感。总之,这首作品在旋律的艺术处理上与内容达成了高度统一。

(作者单位: 云南师范大学 艺术学院)

## 参考文献

- [1]傅彦滨:《京剧音乐论》, 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 [2]顾旭光:《中国民族声乐论》, J.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7.
- [3]管林:《声乐艺术的民族风格》, J.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4.